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三

朱暉傳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爲朱後徙于宛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節

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徙

從田間奔入宛城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道遇

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

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劒前曰財物皆

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

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從東觀記曰暉爲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避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慢不奉法蒼

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紿欺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暮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視王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願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璧破乃謝之）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僵偃仆踣也）吏人畏愛爲之歌曰殭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

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因死獄中州奏免官○劉攽曰案臨淮郡無長史既言因死獄中當是吏字令長丞尉皆長吏也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皆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衆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

達舉手未敢當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

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一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上坎下艮爲山坎爲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爲君位二宜爲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蹇與蹇通

朱暉

患之甚久惟令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劉攽曰惟令所言案時暉朱字爲尚書令明此令字是令字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經常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鹽音義曰鬻古煮字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

崔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劉攽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帝卒以林

宋暉

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詔稱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勿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

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爲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賞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娶也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朱暉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爲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督郵因族執爲有令德穆荅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順帝末江淮盜

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
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
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
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
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
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
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歷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
于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爲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同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謂陽道將勝而
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
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
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
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
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申重也）而親
其忠正絕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

以德組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戾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

朱暉

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嵩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異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嵩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

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殁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禮記曰中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立未之逮之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

朱穆

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得其天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遷徙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

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 幬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幬與燾同 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 敦厖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厖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 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 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 楚嚴不忍章於絕纓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 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老子德經之詞也顧歡注曰道德爲厚禮法爲薄清虛爲實聲色爲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 俗之惛薄以厚御之行有失以惠待之即上孔子楚莊是也 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

履之上世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履之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痛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劉攽曰案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而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稱舉也凡此之類豈徒垂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還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戾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去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即召以為北地都尉也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

爲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前書曰天子以韓安國爲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使魚衛大夾卒妾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屈諫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皆牽於時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雨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也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事具韓稜傳貴丙

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刋之德也刋削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劉攽曰案文然字下不可少後字明脫之彼與草木俱朽彼謂薄也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荅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

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其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獵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筭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无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胜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絰來入豐寺及我爲持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謂爲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絜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蒲嗉嗜慾無極長嗚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自訣各自弩力蓋因此而著論也○劉攽曰注我豈足下部欲以

此謂爲榮寵乎案文部字下少一民字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黃帝作中杌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也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議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爲羣公之首異絕席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水災及蝗蟲也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人搒掠割剥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

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也又掠奪百姓皆
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
道路歎嗟昔秦政苛煩百姓土崩陳勝奮
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廣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
應也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
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言之諛也諱惡不悛卒至亡
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
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兒之徒乘
敝而起荊楊之間幾成大患質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城
華孟稱黑帝並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荊楊之閒也幸賴順烈皇后
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
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
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
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
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就也
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

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絶郡國諸所
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
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
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
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
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
賓客以爲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
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

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
庶數十萬户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
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
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
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
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
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
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部僭

爲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爲畫像置廳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爲重負忠義之末顯何形像之足紀也輸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

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譴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讙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讙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竊

持國柄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予置生奪殺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嗡則令伊顏化爲桀跖呼嗡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跖也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攝持也懼天網之久失故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鐵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鈌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

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建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爲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

徒媚以求官恃埶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

朱穆

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令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疽雍也）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

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袁崧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遂見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

謚為文忠先生袁崧書曰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褒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以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杜預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邕論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因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于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

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絶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覩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然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

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求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黍並爲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劉敞曰注否則止案否字當作不可

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易繫辭之言也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並見論語故易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載讌朋之謠詩小雅伐木序云讌朋友故舊也其詩曰伐木滸滸釃酒有藇釃音所宜反藇音序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

友時濟其益 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 左傳曰吳季札以縞帶贈子產子產獻紵衣焉孔叢子曰孔子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傾蓋謂駐車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與爲友朱博與蕭育爲友時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相薦達 **斯固交者之方焉** 方道也 **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 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爲丞相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爲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也 **廉頗翟公之門賓** 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爲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即從君無執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邽翟公爲廷尉賓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 **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荊卿之感激** 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荊軻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用怨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爲上卿故謂之荊卿軻入秦刺始皇不遂而死也 **矣生豫子之投身** 史記曰矣嬴隆士爲大梁夷門門者魏公子無忌

請爲上客秦圍邯鄲嬴救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頸又曰豫讓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爲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刺襄子襄子令執之遂伏劒而死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絶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易曰西南得朋蔡氏負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前書曰陳遵字子孟公杜陵人也張竦字伯松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中世有廉

范慶鴻陳重靈嚴義云云

樂恢傳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爲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爲交通關涉也恢獨瞰然不

汚於法（皦明也音公鳥反或從白作皎音亦同）遂篤志爲名儒性廉直介立（介時也）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絶不荅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東觀記京兆尹張詢召恢署戶曹史）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爲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衆毀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焉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華嶠書曰安擢爲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爲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闚踰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家貴戚賓客安開壁書印封如故）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東觀記載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

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務舜禹周公之術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無用之物臣誠惑之入爲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效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決録注曰調字叔和爲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洛陽令同郡任棱竹田及上罷城東漕渠免官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怒恢歎曰吾何忍

樂恢一

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勢盛爲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竇憲弟篤璟

環也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大醫侍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以戒左傳曰齊崔氏出奔備公羊傳曰崔氏者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也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受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絰輓者百人輓引柩也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為郎中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傳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梟錯何氏家傳曰並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寃囚淮汝號曰河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止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伐爲名族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

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致災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戾春秋有鸜鵒來巢左氏傳曾大夫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鵒之羽公在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遜于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也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麕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注曰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丘即殷人也予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川之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今異鳥祥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荅懼音紀其反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爺帑爲虛帑音它朗反敞奏記由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不各爲化垂之無窮然而平

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晏溫和也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

時西羌犯邊爲害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兕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

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公明
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
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
正己　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
侯就國除死囹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
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
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
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
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
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
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
逐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　奪其貨乎
比音庇○劉攽曰注安得奪其貨乎案文奪當作售得當作所也
公儀退食之比哉
由不能用時齊
殤王子都鄉侯暢奔
帝崩也殤王名石齊武王縯之孫也○劉攽曰案殤字當作煬字說在本傳時章
乎國憂上書未報
侍中竇憲遂
令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竇大后故刺殺之而
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亨

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須待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適者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敞在太尉府　府謂司徒司空郎吉爲丞相不案事遂爲故事見馬防傳也）昔陳平生於征戰之出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爲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也）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爲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竇憲爲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爲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

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爲之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案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憤冒頓自謂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含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大姒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也陛下優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懼不悅而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巷雖斗筲之人鄭玄注論語筲竹器容斗二升誠竊懷怪以爲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爲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

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厄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嬖子州吁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乃卒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莫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類也幹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

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中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比萬邦聞于四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爲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緜緜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鄭武姜引太叔處襲莊公莊公寘姜氏於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爲使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乎則逐其主母也欲勿言邪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之故妾僵而覆酒上存主父然猶不免於笞

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脩生成爲漢膠東相成生果爲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爲丹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鄒光祿大夫鄒生寵濟

南都尉龍生敞八世子也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壞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少子也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彥野主司察愆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及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

人東觀記曰高詡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鮦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爲鮦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財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

何敞

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呂祿呂產也霍光之子禹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表任三公正色立朝袁安任隗也樂何之徒抗議在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案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爲司隸何敞爲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故能挾幼主斷勦姦宄之偪勦絕也○劉攽曰故能挾幼主斷案文斷字上少一之字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以免

而特以子夫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絶父面朋崇厚淳僞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僞者勸之以崇厚也恢舉謗己敞非祥瑞永言國偪甘心彊詖詖佞諂也竇憲兄弟奢僭上偪敞冒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詖之人也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